道德真經註(三)

經名：道德真經註。又名：老子解。宋蘇轍註。四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參校本：無求備齋影印寶顏堂秘夏本（簡稱寶顏本）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一

眉山蘇轍註

道可道章第一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

莫非道也。而可道者不可常，惟不可道，而後可常耳。今夫仁義禮智，此道之可道者也。然而仁不可以為義，而禮不可以為智，可道之不可常如此。惟不可道，然後在仁為仁，在義為義，在禮為禮，在智為智。彼皆不常，而道常不變，不可道之能常如此。

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道不可道，而況可得而名之乎？凡名皆其可道者也。名既立，則圓方曲直之不同，不可常矣。

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

自其無名，形而為天地，天地位而名始立矣。自其有名，播而為萬物，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。故無名者道之體，而有名者道之用也。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，入於衆有而常無，將以觀其妙也。體其至無而常有，將以觀其徼也。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，則粗而不神矣。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，則精而不遍矣。

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

以形而言有無，則信兩矣。安知無運而為有，有復而為無，未嘗不一哉。其名雖異，其本則一，知本之一也，則玄矣。凡遠而無所至極者，其色又玄，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。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言玄則至矣，然猶有玄之心在焉。玄之又玄則盡矣，不可以有加矣，衆妙之所從出也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矣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矣。故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聲音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

天下以形名言美惡，其所謂美且善者，豈信美且善哉。彼不知有無、難易、長短、高下、聲音、前後之相生相奪，皆非其正也。方且自以為長，而有長於我者臨之，斯則短矣。方且自以為前，而有前於我者先之，斯則後矣。苟從其所美而信之，則失之遠矣。

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

當事而為，無為之之心；當教而言，無言之之意。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，離於先後之數，非美非惡，非善非不善，而天下何足以知之。

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。

萬物為我作，而我無所辭。我生之為之，而未嘗有，未嘗恃。至於成功，亦未嘗以自居也。此則無為不言之報，其為美且善也，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。

夫惟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，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，此所謂不居也。我且不居，彼尚何從去哉，此則居之至也。

不尚賢章第三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也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

尚賢，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。貴難得之貨，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。見可欲，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息，而欲舉而廢之，則惑矣。聖人不然，未嘗不用賢也，獨不尚賢耳。未嘗棄難得之貨也，獨不貴之耳。未嘗去可欲也，獨不見之耳。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，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，而盜賊禍亂不起，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，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。今將舉賢而尚之，寶貨而貴之，街可欲以示之，則是心與腹皆實也。若舉而廢之，則是志與骨皆弱也。心與腹皆實，則民爭；志與骨皆弱，則無以立矣。

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

不以三者街之，則民不知所慕，澹乎其無欲，雖有智者，無所用巧矣。

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

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、不貴、不見，所謂為無為也。

道沖章第四

道沖而用之，或似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

夫道沖然至無耳，然以之適衆有，雖天地之大，山河之廣，無所不遍，以其無形，故似不盈者。淵兮深眇，吾知其為萬物宗也，而不敢正言之，故曰似萬物之宗。

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。

人莫不有道也，而聖人能全之。挫其銳，恐其流於妄也。解其紛，恐其與物構也。不流於妄，不構於物，外患已去，而光生焉，又從而和之，恐其與物異也。光至潔也，塵至維也，雖塵無所不同，恐其棄萬物也。如是而後全，則湛然其常存矣，雖存而人莫之識，故曰似或存耳。

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道雖常存，終莫得而名之，然亦不可謂無也，故曰此豈帝之先耶。帝先矣而又先於帝，則莫或先之者矣。

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

天地無私，而聽萬物之自然，故萬物自生自死，死非吾虐之，生非吾仁之也。譬如結芻以為狗，設之於祭祀，盡飾以奉之，夫豈愛之，時適然也。既事而棄之，行者踐之，夫豈惡之，亦適然也。聖人之於民亦然，特無以害之，則民全其性，死生得喪，吾無與焉。雖未嘗仁之，而仁亦大矣。天地之間，其獨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

排之有橐與籥也，方其一動，氣之所及，無不靡也，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。然橐籥則何為哉？蓋亦虛而不屈，是以動而愈出耳。天地之間，其所以生殺萬物，雕刻衆形者，亦若是而已矣。

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見其動而愈出，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，故告之以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之不窮也。

谷神不死章第六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

谷至虛而猶有形，谷神則虛而無形也。虛而無形，尚無有生，安有死耶？謂之谷神，言其德也。謂之玄牝，言其功也。牝生萬物，而謂之玄焉，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。

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

玄牝之門，言萬物自是出也。天地根，言天地自是生也。

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綿綿，微而不絕也。若存，存而不可見也。能如是，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。

天長地久章第七

天長地久，

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，則其長久蓋有量矣。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，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。若夫長久之至，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。

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天地生物而不自生，立於萬物之外，故能長生。聖人後其身而先人，外其身而利人，處於衆入之表，故能先且存。如使天地與物競生，而聖人與人爭得

，則天地亦一物耳，聖人亦一人耳，何以大過之哉。雖然，彼其無私，非以求成私也，而私以之成道，則固然耳。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

《易》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又曰：天以一生水。蓋道運而為善，猶氣運而生水也，故曰上善若水。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，故其理同。道無所不在，無所不利，而水亦然。然而既已麗於形，則於道有間矣，故曰幾於道矣。然而可名之善，未有若此者也，故曰上善。

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一黃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

避高趨下，未嘗有所逆，善地也。空虛靜默，深不可測，善淵也。利澤萬物，施而不求報，善仁也。圓必旋，方必折，塞必止，次爻流，善信也。洗滌群穢，平準高下，善治也。遇物賦形，而不留於一，善能也。冬凝春伴，涸溢不失節，善時也。

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。

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，以其爭也。水惟不爭，故兼七善而無尤。

持而盈之章第九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如長保。

知盈之必溢，而以持固之，不若不盈之安也。知銳之又折，而以揣先之，不如揣之不可必恃也。若夫聖人有而不有，尚安有盈；循理而後行，尚安有銳。無盈則無所用持，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。

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

。

日中則移，月滿則虧，四時之運，功成者去。天地尚然，而況於人乎？

載營魄章第十

載營魄，抱一能無離乎？

魄之所以異於魂者，魄為物，魂為神也。《易》曰：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魄為物，故雜而止；魂為神，故一而變。謂之營魄，言其止也。蓋道無所不在，其於人為性，而性之妙為神。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，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，其歸皆道也，各從其實言之耳。聖人性定而神凝，不為物遷，雖以魄為舍，而神所欲行，魄無不從，則神常載魄矣。衆人以物役性，神昏而不治，則神聽於魄，耳目困以聲色，鼻口勞以臭味，魄所欲行而神從之，則魄常載神矣。故教之以抱神載魄，使兩者不相離，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。至於古之真人，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，其道亦由是也。

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

神不治則氣亂，強者好鬪，弱者喜畏，不自知也。神治則氣不妄作，喜怒各以其類，是之謂專氣，神虛之至也，氣實之始也。虛之極為柔，實之極為剛，純性而亡氣，是之謂致柔。嬰兒不知好惡，是以性全。性全而氣微，氣微而體柔，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極矣。

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

聖人外不為魄所載，內不為氣所使，則其滌除塵垢盡矣。於是其神廓然，玄覽萬物，知其皆出於性，等觀淨穢，而無所瑕疵矣。

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

既以治身，又推其餘以及人。雖至於愛民治國，一以無心遇之。苟其有心，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，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。

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

天門者，治亂廢興所從出也。既以身任天下，方其開闔變會之間，衆人貴得而患失，則先事以徼福；聖人循理而知天命，則待唱而後和。《易》曰：先天而天弗違，非先天也；後天而奉天時，非後天也。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。不然先者必蚤，後者必莫，皆失之矣。故所謂能為雌者，亦不失時而已。

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

內以治身，外以治國，至於臨變，莫不有道也，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？明白四達，心也，是心無所不知，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。夫心一而已，苟又有知之者，則是二也。自一而二，蔽之所自生，而愚之所自始也。今夫鏡之於物，來而應之則已，矣，又安得知應物者乎？本則無有，而以意加之，此妄之源也。

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，又能不有不恃不宰，雖有大德，而物莫之知也，故曰玄德。

三十輻章第十一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；埴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；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竭知盡物以為器，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。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#1，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#2，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，常有以觀其徼。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，則至矣。

五色章第十二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

視色聽音嘗味，其本皆出於性，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，至矣。及目緣五色，耳緣五音，口緣五味，奪於所緣而忘其本，則雖見而實盲，雖聞而實聾，雖

嘗而實爽也。

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聖人視色聽音嘗味，皆與人同，至於馳騁田獵，未嘗不為，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。然人皆以為病，而聖人獨以為福，何也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，目責而不能受，腹受而未嘗責故也。彼物之自外至者也，此性之凝於內者也。

寵辱章第十三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

古之達人，驚寵如驚辱，知寵之為辱先也；貴身如貴大患，知身之為患本也。是以遺寵而辱不及，亡心身而患不至。

何謂寵辱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

所謂寵辱非兩物也，辱生於寵而世不悟，以寵為上，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。若知辱生於寵，則寵顧為下矣。故古之達人，得寵若驚，失寵若驚，未嘗安寵而驚辱也。所謂若驚者，非實驚也，若驚而已。

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

貴之為言難也。有身大患之本，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，不難於有其身。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，而教之以難於有身，知有身之為難，而大患去矣。性之於人，生不能加，死不能損，其大可以充塞天地，其精可以蹈水火、入金石，凡物莫能息也。然天下常息亡失本性，而惟身之為見，愛身之情篤，而物始能息之矣。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，寵辱得失之交櫻之於外，未有一物而非患也。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，而身之非實，忽然忘身，而天下之息盡去，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。

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

人之所以驚於權利、溺於富貴、犯難而不悔者，凡將以厚其身耳。今也祿之以天下，而重以身任之，則其忘身也至矣。如此而以天下予之，雖天下之大，不能患之矣。

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請，故復混而為一。

視之而見者，色也，所以見色者，不可見也。聽之而聞者，聲也。所以聞聲者，不可聞也。搏之而得者，觸也，所以得觸者，不可得也。此三者，雖有智者莫能詰也，要必混而歸於一，而後可爾。所謂一者，性也。三者，性之用也。人始有性而已，及其與物構，然後分裂四出，為視為聽為觸，日用而不知反其本，非復混而為一，則日遠矣。若推而廣之，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。《

首楞嚴》有云：反流全一，六用不行。此之謂也。

其上不繳，其下不昧。

物之有形者，皆麗於陰陽，故上曠下昧，不可逃也。道雖在上而不曠，雖在下而不昧，不可以形數推也。

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

繩繩，運而不絕也。人見其運而不絕，則以為有物矣，不知其卒歸於無也。

是謂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，是謂惚恍。

狀，其著也。象，其微也。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，皆非無也。有無不可名，故謂之惚恍。

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

道無所不在，故無前後可見。

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古者，物之所從生也。有者物之今，則無者物之古也。執其所從生，則進退疾徐在我矣。

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

粗盡而微，微極而妙，妙極而玄，玄則無所不通，而深不可識矣。

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：豫若冬涉川。

戒而後動曰豫，其所欲為，猶迫而後應，豫然若冬涉川適巡，如不得已也。

猶若畏四鄰，

疑而不行曰猶，其所不欲遲而難之，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。

儼若容，

無所不敬，未嘗惰也。

渙若冰將釋，

知萬物之出於妄，未嘗有所留也。

敦兮其若樸，

人偽已盡，復其性也。

曠兮其若谷，

虛而無所不受也。

渾兮其若濁。

和其光，同其塵，不與物異也。

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，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。

世俗之士以物汨性，則濁而不復清。枯槁之士以定滅性，則安而不復生。今知濁之亂性也，則靜之，靜之而徐自清矣。知滅性之非道也，則動之，動之而徐自生矣。《易》曰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今所謂動者，亦若是耳。

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

盈生於極，濁而不能清，安而不能生，所以盈也。

夫惟不盈，故能弊不新成。

物未有不弊者也。夫惟不盈，故其弊不待新成而自去。

致虛極章第十六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

致虛不極，則有未亡也。守靜不篤，則動未亡也。丘山雖去，而微塵未盡，未為極與篤也。蓋致虛存虛，猶未離有，守靜存靜，猶陷於動，而況其他乎？不極不篤，而責虛靜之用，難矣。

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

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，然後不為變之所亂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，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，則不足以知之矣。

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

萬物皆作於性，皆復於性，譬如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，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。

歸根曰靜，

苟未能自復於性，雖止動息念以求靜，非靜也。故惟歸根，然後為靜。

靜曰復命，

命者，性之妙也。性猶可言，至於命則不可言矣。《易》曰：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聖人之學道，必始於窮理，中於盡性，終於復命。仁義禮樂，聖人之所以接物也，而仁義禮樂之用，必有所以然者。不知其所以然，徇其名而為之，世俗之士也。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，君子也。此之謂窮理。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，不求則不得也。事物日構於前，必求而後能應，則其為力也勞，而為功也少。聖人外不為物所蔽，其性湛然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物至而能應，此之謂盡性。雖然，此吾性也，猶有物我之辨焉，則幾於妄矣。君之命曰命，天之命曰命，以性接物，而不知其為我，是以寄之命也。此之謂復命。

復命曰常，

方其作也，雖天地山河之大，未有不變壞。不常者惟復於性，而後湛然常存矣。

知常曰明。

不以復性為明，則皆世俗之智，雖自謂明，而非明也。

不知常，妄作凶。

不知復性，則緣物而動，無作而非凶，雖得於一時，而失之遠矣。

知常容，

方迷於妄，則自是而非，彼物皆吾敵，吾何以容之？苟知其皆妄，則雖仇一憐，猶將哀而憐之，夫何所不容哉？

容乃公，

無所不容，則彼我之情盡，而尚誰私乎？

公乃王，

無所不公，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。

王乃天，

無所不懷#3雖天何以加之。

天乃道，

天猶有形，至於道則極矣，然而雖道外不能復進於此矣。

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

太上章第十七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

以道在宥天下，而未嘗治之，民不知其所以然，故亦知有之而已。

其次，親之譽之；

以仁義治天下，其德可懷，其功可見，故民得而親譽之。其名雖美，而厚薄自是始矣。

其次，畏之侮之。

以政齊民，民非不畏也，然力之所不及，則侮之矣。

信不足，有不信，

吾誠自信，則以道御天下足矣。唯不自信，而加以仁義，重以刑政，而民始不信矣。

猶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謂我自然。

聖人自信有餘，其於言也，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，而民已信之矣。及其功成事遂，則民日遷善遠罪，而不自知也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一竟

#1無以致其用：『致』原作『故』，據寶顏本改。

#2有有：原本作『有無』，據寶顏本改。

#3無所不懷：『懷』原作『壞』，據寶顏本改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二

眉山蘇轍註

大道廢章第十八

大道廢，有仁義；

大道之隆也，仁義行於其中，而民不知。道既廢，而後仁義見矣。

智慧出，有大偽；

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，而以智慧加之，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。

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六親方和，孰非孝慈？國家方治，孰非忠臣？堯非不孝也，而獨稱舜，無瞽支也。伊尹、周公非不忠也，而獨稱龍逢、比干，無桀紂也。涸澤之魚，相吻以沫，相濡以溼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

絕聖棄智章第十九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

非聖智不足以知道，使聖智為天下，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？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，而見其末，以為以巧勝物者也，於是馳騁於其末流，而民始不勝其害矣。故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

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

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，仁義所以為孝慈矣。然及其衰也，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，於是子有違父，而父有虐子，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。故絕仁棄義，則民復孝慈。

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

巧所以便事也，利所以濟物也，二者非以為盜，盜賊不得則不行。故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

些三者，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

世之貴此三者，以為天下之不安，由文之不足故也。是以或屬之聖智，或屬之仁義，或屬之巧利，蓋將以文治之也。然而天下益以不安，曷不反其本乎？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，而天下各復其性，雖有三者，無所用之矣。故曰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此則聖智之大，仁義之至，巧利之極也。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，老子絕而棄之，或者以為不同。《易》曰：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孔子之慮後世也深，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，使中人以下守其器，不為道之所眩，以不失為君子，而中人以上，自是以上達也。老子則不然，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，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，以為學者惟器之知，則道隱矣，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。夫道不可言，可言皆其似者也。達者因似以識真，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。故後

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，而學孔子者無大過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，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。二聖人者，皆不得已也，全於此，必略於彼矣。

絕學無憂章第二十

絕學無憂。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，不知性命之正，而以學求益，增其所未聞，積之不已，而無以一之，則以圓害方，以直害曲，其中紛然，不勝其憂矣。患夫學者之至此也，故曰絕學無憂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，而以道為主，不學而不少，多學而不亂，廓然無憂，而安用絕學耶？

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

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，則唯之為恭，阿之為慢，不可同日言矣，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？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，而皆成於妄，如畫馬牛，如刻虎競，皆非其實，潛焉無是非同異之辨，孰知其相去幾何哉？苟知此矣，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無足怪矣。

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

聖人均彼我，一同異，其心無所復留，然豈以是忽遺世法，犯分亂理而不顧哉？人之、所畏，吾亦畏之；人之所為，吾亦為之。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，行於禮樂刑政之域，而天下不知其異也。其所以不嬰於物者，其心而已。

荒兮其未央哉。

人皆徇其所知，故介然不出畦畝。聖人兼涉有無，無入而不可，則荒兮其未可央也。

衆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臺，我獨怕兮其未兆，若嬰兒之未孩，

人各溺於所好，其美如享太牢，其樂如春登臺，囂然從之，而不知其非。

唯聖人深究其妄，遇之泊然不動，如嬰兒之未能孩也。

乘乘兮若無所歸。

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，故若無所歸。

衆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。

衆人守其所知，各自以為有餘。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，超然其若遺也。

我愚人之心也哉，純純兮。

純純，若愚而非愚也。

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

世俗以分別為智，聖人知群妄之不足辨也，故其外若昏，其中若悶。

忽若晦，寂若無所止。

忽焉若晦，不見其津涯也。寂然無朕，不見其所止宿也。

衆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似鄙，

人各有能，故世皆得而用之。聖人才全德備，若無所施，故疑於頑鄙。

我獨異於人，兒貴食母。

道者，萬物之母。衆人徇物忘道，而聖人脫遺萬物，以道為宗，譬如嬰兒無所雜食，食於母而已。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

道無形也，及其運而為德，則有容矣，故德者道之見也。自是推之，則衆有之容，皆道之見於物者也。

道之為物，唯恍唯惚。惚兮恍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，其中有物。

道非有無，故以恍惚言之。然及其運而成象，著而成物，未有不出於惚恍者也。

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

方有無之未定，惚恍而不可見。及夫有無之交，則見其窈冥深眇，雖未成形，而精存乎其中矣。

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

物至於成形，則真偽雜矣，方其有精，不容偽也。真偽既雜，自一而為二，自二而為三，紛然錯出，不可復信矣。方其有精，不吾欺也。

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衆甫。

古今雖異，而道則不去，故以不去名之。唯未嘗去，故能以閱衆有之變也。甫，美也，雖萬物之美，不免於變也。

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，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。

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曲則全，

聖人動必循理，理之所在，或直或曲，要於通而已。通故與物不迁，不迁故全也。

枉則直，

直而非理，則非直也。循理雖枉，而天下之至直也。

窪則盈，

衆之所歸者，下也，雖欲不盈，不可得矣。

弊則新，

昭昭察察，非道也。悶悶，若將弊矣，而日新之所自出也。

少則得，
道一而已，得一則無不得矣。
多則惑矣。

多學而無以一之，則惑矣。
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

抱一者，復性者也。蓋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弊則新，少則得，皆抱一之餘也，故以抱一終之。

不自見，故明；

目不自見，故能見物；鏡不自照，故能照物。如使自見自照，則自為之不暇，而何暇及物哉。

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功；不自矜，故長。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不自見，不自是，不自伐，不自矜，皆不爭之餘也，故以不爭終之。

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，誠全而歸之。

世以直為是，以曲為非，將循理而行於世，則有不免於曲者矣，故終篇復言之曰：此豈虛言哉，誠全而歸之。夫所謂全者，非獨全身也，內以全身，外以全物，物我兼全，而歸復於性，則其為直也大矣。

希實自然章第二十三

希言自然。

言出於自然，則簡而中；非其自然而強言之，則煩而佻信矣。故曰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，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此所謂希言矣。

飄風不終朝，暴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

陰陽不爭，風雨時至，不疾不徐，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。若夫陽亢於上，陰伏於下，否而不得洩，於是為飄風暴雨，若將不勝，然其勢不能以終日。古之聖人言出於希，行出於夷，皆因其自然，故久而不窮。世或厭之，以為不若詭辯之悅耳，怪行之驚世，不知其不能久也。

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

孔子曰：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故曰仁者之過易辭。志於仁猶若此，而況志於道者乎？夫苟從事於道矣，則其所為合於道者得道，合於德者得德，不幸而失，雖失於所為，然必有得於道德矣。

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不知道者，信道不篤，因其失而疑之，於是益以不信。失惟知道，然後不

以得失疑道也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

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，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，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，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。彼其自見、自是、自伐、自矜者，亦若是矣。

其於道也，日餘食贅行。

譬如飲食，適飽則已，有餘則病。譬如四體，適完則已，有贅則累。

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

夫道，非清非濁，非高非下，非去非來，非善非惡，混而成體，其於人為性，故曰有物混成。此未有知其生者，蓋湛然常存，而天地生於其中耳。

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

寂兮無聲，寥兮無形，獨立無匹而未嘗變，行於群有而未嘗殆，俯以化育萬物，則皆其母矣。

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

道本無名，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，故字之曰道。見萬物之莫能加也，故強為之名曰大。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。

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

自大而求之，則逝而往矣。自往而

求之，則遠不及矣。雖逝雖遠，然反

而求之，一心足矣。

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由道言之，則雖天地與王，皆不足大也。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，而不信道之大也。故以實告之，人不若地，地不若天，天不若道，道不若自然。然使人一日復性，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。

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

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

凡物輕不能載重，小不能鎮大，不行者使行，不動者制動，故輕以重為根，躁以靜為君。

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

行欲輕而不離輜重，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，重靜之不可失如此。

奈何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。

人主以身任天下，而輕其身，則不足以任天下矣。

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輕與躁無施而可，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，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，故曰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

善行無轍迹，

乘理而行，故無迹。

善言無瑕謫，

時然後言，故言滿天下無口過。

善計不用籌算，

萬物之數，畢陳於前，不計而知，安用籌算。

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

全德之人，其於萬物，如母之於子，雖縱之而不去，故無關而能閉，無繩而能約。

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，

彼方執算以計，設關以閉，持繩以結，其力之所及者少矣。聖人之於人，非特容之，又善救之。我不棄人，而人安得不歸我乎？

是謂襲明。

救人於危難之中，非救之大者也。方其流轉生死，為物所蔽，而推吾至明以與之，使暗者皆明如燈，相傳相襲而不絕，則可謂善救人矣。

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。

聖人無心於教，故不愛其資；天下無心於學，故不貴其師。聖人非獨吾忘天下，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。

雖智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聖人之妙，雖智者有所不論也。
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武，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

雄雌，先後之及我者也。白黑，明闇之及我者也。榮辱，貴賤之及我者也。夫欲先而惡後，欲明而惡闇，欲貴而惡賤，物之情也。然而先後之及我，不若明闇之切；明闇之及我，不若貴賤之深。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，其性愈明，則其守愈下；其守愈下，則其德愈厚；其德愈厚，則其歸愈大。蓋不知而不

為，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。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知性者也。知性而爭心止，則天下之爭先者，皆將歸之，如水之赴谿，莫有去者。雖然，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，故曰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見性者也。居闇而視明，天下之明者，皆不能以形逃也，故衆明則之以為法，雖應萬物，而法未嘗差，用未嘗窮也，故曰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復性者也。諸妄已盡，處辱而無憾，曠兮如谷之虛，物來而應之，德足於此，純性而無雜矣，故曰復歸於樸。

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

聖人既歸於樸，復散樸為器，以應萬物。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，亦因其勢之自然，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。

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

聖人之有天下，非取之也，萬物歸之，不得已而受之。其治天下，非為之也，因萬物之自然，而除其害耳。若欲取而為之，則不可得矣。

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

凡物皆不可為也。雖有百人之聚，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，鈴有齟齬不服者，而況天下乎？雖然小物寡衆，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，至於天下之大，有神主之，不待其自歸則叛，不聽其自治則亂矣。

凡物或行或隨，或陶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婦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陰陽相盪，高下相傾，大小相使，或行於前，或隨於後，或徇而煖之，或吹而寒之，或益而強之，或損而羸之，或載而成之，或環而毀之，皆物之自然，而勢之不免者也。然世之愚人，私己而務得，乃欲龍而違之，其禍不覆則折。唯聖人知其不可逆，則順以待之，去其甚，去其奢，去其泰，使不至於過而傷物，而天下無患矣，此不為之至也。堯湯之於水旱，雖不能免，而終不至於敗，由此故也。《易》之泰曰：后以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三陽在內，三陰在外，物之泰極矣。聖人懼其過而害生，故財成而輔相之，使不至於過，此所謂去甚、去奢、去泰也。

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

聖人用兵，皆出不得已。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，雖或能勝，其禍必還報之。楚靈、齊潛、秦始皇、漢孝武，或以殺其身，或以禍其子孫。人之所毒，鬼之所疾，未有得免者也。

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

兵之所在，民事廢，故田不修。用兵之後，殺氣勝，故年穀傷。凡兵皆然

，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？

故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

果，次也。德所不能綏，政所不能服，不得已而後以兵次之耳。

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強。

勿矜、勿伐、勿驕、不得已四者，所以為勿強也。

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壯之必老，物無不然者。唯有道者成而若缺，盈而若沖，未嘗壯，故未嘗老，未嘗死。以兵強天下，壯亦甚矣，而能無老乎？

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夫佳兵者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以之濟難，而不以為常，是謂不處。

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，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言以喪禮處之。殺人衆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則以喪禮處之。

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

道常無名。樸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

樸，性也。道常無名，則性亦不可名矣。故其為物，舒之無所不在，而斂之不盈毫末，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。故匹夫之賤守之，則塵垢秕糠足以陶鑄堯舜；而侯王之尊不能守，則萬物不賓矣。

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

沖氣升降，相合為一，而降甘露，胞然被於萬物，無不均遍。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，亦露之無不及者，此所以能賓萬物也。

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

聖人散樸為器，因器制名，豈其徇名而忘樸、逐末而喪本哉？蓋亦知復於性，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。

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

江海，水之鍾也。川谷，水之分也。道，萬物之宗也。萬物，道之末也。皆水也，故川谷歸其所鍾；皆道也，故萬物賓其所宗。

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

分別為知，蔽盡為明。分別之心未除，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。蔽盡則無復分別，故能自知，而又可以及人也。

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

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，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，故可謂強矣。

知足者富。

知足者所遇而足，則未嘗不富矣。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，則是終身不能富也。

強行者有志。

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，物莫能奪其志也。

不失其所者久。

物變無窮，而心未嘗失，則久矣。

死而不亡者壽。

死生之變亦大矣；而其性湛然不亡，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。

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
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

汎兮無可無不可，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。

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名有。

世有生物而不辭者，祕將名之以為己有。世有避物而不有者，必將辭物而不生。生而不辭，成而不有者，唯道而已。

愛養萬物而不為主，常無欲，可名於小；萬物歸之不為主，可名於大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大而有為大之心，則小矣。

執大象章第三十五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

道非有無，故謂之大象。苟其昭然有形，則有同有異。同者好之，異者惡之。好之則來，惡之則去，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。

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

有好有惡，則有所利有所害；好惡既盡，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。故至者無不安，無不平，無不泰。

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，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作樂設餌，以待來者，豈不足以止過客哉。然而樂闕餌盡，彼將拾之而去。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，天下不知好之，又況得而惡之乎？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，而其用不可盡矣。

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

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，是謂微明。

未嘗與之而遽奪，則勢有所不極，理有所不足。勢不極則取之難，理不足則物不服，然此幾於用智也，與管仲、孫武何異？聖人之與世俗，其迹固有相似者也。聖人乘理，而世俗用智，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，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。

柔勝剛，弱勝強。

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，故以柔弱自處。天下之剛強，方相傾相軋，而吾獨柔弱以待之，及其大者傷，小者死，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，此所謂勝也。雖然，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，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。

魚不可以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魚之為物，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，然方其託於深淵，雖強有力者，莫能執之。及其脫淵而陸，則蠢然一物耳，何能為哉？聖人居於柔弱，而剛強者莫能傷，非徒莫能傷也，又將以前制其後^{#3}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？魚惟脫於淵，然後人得制之。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，故終能服天下，此豈與眾人共之者哉？

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

道常無為，而無不為。

無所不為而無為之之意耳。

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

聖人以無為化物，萬物化之，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，譬如嬰兒之長，人偽日起。故三代之衰，人情之變，日以益甚，方其欲作，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，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。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，終以無名之樸鎮之，庶幾可得而止也。

無名之樸亦將不欲，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聖人中無抱樸之念，外無抱樸之述，故樸全而用大。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胸中，則失之遠矣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二竟

#1其所：原本作『真所』，據寶顏本改。

#2亦大矣：原本作『益大矣』，據寶顏本改。

#3以前制其後：啊前一原作啊『全』，據寶顏本改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三

眉山蘇轍註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

聖人縱心所欲不逾矩，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。其下知德之貴，勉強以求不

失，蓋僅自完耳，而何德之有？

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

無為而有以為之，則猶有為也。唯無為而無以為之者，可謂無為矣。其下非為不成，然猶有以為之，非徒作而無衛者也。

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

仁義皆不免於為之矣，其所以異者，仁以無以為為勝，義以有以為為功耳。德有上下，而仁義有上無下，何也？下德在仁義之間，而仁義之下者，不足復言故也。

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

自德以降而至於禮，聖人之所以齊民者，極矣。故為之而不應，則至於攘臂而強之；強之而又不應，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，則徒作而無衍矣。

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^{#1}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

忠信而無禮，則忠信不見，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。君臣父子之間，夫婦朋友之際，其外卓然，而其中無餘矣。故順之則治，違之則亂，治亂之相去，其間不能以髮，故曰亂之首也。

前識者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。

聖人玄覽萬物，是非得失，畢陳於前，如鑑之照形，無所不見，而孰為前後？世人視止於目，聽止於耳，思止於心，冥行於萬物之間，役智以求識，而偶有見焉，雖自以為明，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。

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世之鄙夫，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，故喜薄而遺厚，采華而棄實，非大丈夫，孰能去彼取此？

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

一，道也。物之所以得為物者，皆道也。天下之人，見物而忘道。天知其清而已，地知其寧而已，神知其靈而已，谷知其盈而已，萬物知其生而已，侯王知其為天下貞而已。不知其所以得此者，皆道存焉耳。

其致之，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。

致之言極也。天不得一未遽裂也，地不得一未遽發也，神不得一未遽歇也，谷不得一未遽竭也，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，侯王不得一未遽蹶也，然其極必至於此耳。

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

天地之大，侯王之貴，皆一之政。夫一果何物也？視之不見，執之不得，則亦天下之至微也，此所謂賤且下也。

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耶？非乎？

昔之為此稱者，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。

故致數輿無輿，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輪、輻、蓋、秒、衡、軛、轂、轎會而為車，物物可數，而車不可數，然後知無有之為車，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。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耶？侯王將以貴為侯王耶？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，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，而或莫知之耳。故一處貴而非貴，處賤而非賤。非若玉之碌碌，貴而不能賤；石之落落，賤而不能貴也。

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反者道之動，

復性則靜矣，然其寂然不動，感而遂

通天下之故，則動之所自起也。

弱者道之用。

道無形無聲，天下之弱者莫如道，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，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。

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世不知靜之為動，弱之為強，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。蓋天下之物，聞有以母制子，而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。

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不笑不足以為道。

道非形，不可見。非聲，不可聞。不先知萬物之妄，廓然無蔽，卓然有見，未免於不信也。故下士聞道，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。中士聞道，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。惟了然見之者，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。孔子曰：語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。

建言有之：

建，立也。古之立言者有是說，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。

明道若昧，

無所不照，而非察也。

進道若退，

若止不行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。

夷道若類，

或夷或類，所至則平，而未嘗削也。

上德若谷，

上德不德，如谷之虛也。

大白若辱，

使白而不受汙，此則不潔不屑之士，而非聖人也。

廣德若不足，

廣大而不可復加，則止於此而已，非廣也。

建德若偷，

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，外若偷惰，而實建也。

質真若渝，

體性抱神，隨物變化，而不失其真者，外若渝也。

大方無隅，

全其大方，不小立圭角也。

大器晚成，

器大，不可近用也。

大音希聲，

非耳之所得聞也。

大象無形，

非目之所得見也。

道隱無名。夫惟道，善貸且成。

道之所遇，無所不見，凡此十二者，皆道之見於事者也。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，惟其所遇，推其有餘以貸不足，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。

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

夫道非一非二，及其與物為偶，道一而物不一，故以一名道，然而道則非一也。一與一為二，二與一為三，自是以往，而萬物生。雖有萬不同，而莫不負陰抱陽，沖氣以為和者，蓋物生於三，而三生於一，理之自然也。

人之所惡，惟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

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，莫不賤寡小而貴眾大。然王公之尊，而自稱孤寡不穀，古之達者，蓋已知之矣。

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。強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吾將以為教父。

世以柔弱為損，強梁為益，不知其非也。故將使天下之教者，皆以此教之

曰：不見強梁者之不得其死乎？強梁，妄之極也。人知強梁之不免於死，則知妄之不可為；知妄之不可為，而後可與語道矣。故曰吾將以為教父。

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入於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

以堅御堅，不折則碎；以柔御堅，柔亦不糜，堅亦不病。求之於物，則水是也。以有入有，捍不相受；以無入有，無未嘗勞，有未嘗覺。求之於物，則鬼神是也。是以聖人唯能無為，故能役使眾強，出入群有。

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名與身章第四十四

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

先身而後名，貴身而賤貨，猶未為忘我也。夫忘我者，身且不有，而況於名與貨乎？然貴以身為天下，非忘我不能。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，貨之不足多，而後知貴身，知貴身，而後知忘我，此老子之意也。

得與亡孰病？

不得者以亡為病，及其既得而息失，則病又有甚於亡者。惟齊有無，均得喪，而後無病也。

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

愛之甚，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為，能無費乎？藏之多，則攻之者又眾，能無亡乎？

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

天下以不缺為成，故成鈴有弊。以不虛為盈，故盈又有窮。聖人要於大成而不卹其缺，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，是以成而不弊，盈而不窮也。

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

直而不屈，其直又折；循理而行，雖曲而直。巧而不拙，其巧又勞；付物自然，雖拙而巧。辯而不訥，其辯鈴窮；因理而言，雖訥而辯。

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淨為天下正。

成而不缺，盈而不沖，直而不屈，巧而不拙，辯而不訥，譬如躁之不能靜，靜之不能躁耳。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，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，皆滯於一偏，而非其正也。唯泊然清淨，不染於一，非成非缺，非盈非沖，非直非屈，非巧非拙，非辯非訥，而後無所不勝，可以為天下正矣。

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

天下各安其分，則不爭而自治，故卻走馬而糞田。

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

。

以其可欲者示人，固有罪矣，而不足其足者，其禍又甚。所欲必得者，其咎最大。匹夫有一於身，患必及之。侯王而為是，則戎馬之所自起也。

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知足者，所遇而足，故無不足也。

不出戶章第四十七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

性之為體，充遍宇宙，無遠近古今之異。古之聖人，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，特其性全故耳。世之人為物所蔽，性分於耳目，內為身心之所紛亂，外為山河之所障塞，見不出視，聞不出聽，戶牖之微，能蔽而絕之，不知聖人復性而足，乃欲出而求之，是以彌遠而彌少也。

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性之所及，非特能知能名而已，蓋可以因物之自然，不勞而成之矣。

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為學日益，

不知道而務學，聞見日多，而無以一之，未免為學者也。孔子曰：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

為道日損。

苟一日知道，顧視萬物，無一非妄，去妄以求復性，而性實無幾。孔子謂子貢曰：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？曰：然，非歟？曰：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

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。

去妄以求復性，可謂損矣。而去妄之心猶存，及其兼忘此心，純性而無餘，然後無所不為，而不失於無為矣。

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，故造事而求之，心見於外，而物惡之，故終不可得。聖人無為，故無事，其心見於外，而物安之，雖不取天下，而天下歸之矣。

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矣；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矣。

虛空無形，因萬物之形以為形，在方為方，在圓為圓，如使空自有形，則何以形萬物哉？是以聖人無心，因百姓之心以為心，無善不善皆善之，無信不

信皆信之。善不善在彼，而吾之所以善之者，未嘗渝也，可謂德善矣。信不信在彼，而吾之所以信之者，未嘗變也，可謂德信矣。不然，善善而棄不善，信信而棄不信，豈所謂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哉。

聖人之在天下，喋喋為天下渾其心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天下善惡信偽，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，不知所定。聖人憂之，故喋喋為天下渾其心，無善惡，無信偽，皆以一待之。彼方注其耳目，以觀聖人之予奪，而吾一以嬰兒遇之，於善無所喜，於惡無所嫉。夫是以善者不矜，惡者不慍，釋然皆化，而天下始定矣。

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出生入死，

性無生死，出則為生，入則為死。

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。

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，生之徒也。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，死之徒也。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。吾又知作而不知休，知言而不知默，知思而不知忘，以趣於盡，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，三者各居其三矣，豈非生死之道九，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？不生不死，則《易》所謂寂然不動者也。老子言其九，不言其一，使人自得之，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。

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

有生則有死，故生之徒，則死之徒也。人之所賴於生者厚，則死之道常十九。

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甲兵。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，生地且無，焉有死地哉？

道生之章第五十一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

道者萬物之母，故生萬物者道也。及其運而為德，牧養群衆而不辭，故畜萬物者德也。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，因物而後形見。物則不能自成，遠近相取，剛柔相交，積而為勢，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。

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

形雖由物，成雖由勢，而非道不生，非德不畜。是以尊道而貴德，尊如父兄，貴如侯王，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。

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

恃爵而後尊貴者，非實尊貴也。

故道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

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

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道方無名，則物之所資始也，及其有名，則物之所資生也。故謂之始，又謂之母。其子則萬物也。

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；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

聖人體道以周物，譬如以母知子，了然無不察也。雖其智能周之，然而未嘗以物忘道，故終守其母也。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

天下皆具此道，然常息忘道而徇物。目悅於色，耳悅於聲，開其悅之之心，而以其事濟之，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。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動者，唯塞而閉之，未嘗出而徇之也。

見小日明，

悅之為害，始小而浸大。知小之將大而閉之，可謂明矣。

守柔日強。

趨其所悅而不顧，自以為強，而非強也。唯見悅而知畏之者，可謂強矣。

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，往而不反。聖人塞而閉之，非絕物也，以神應物，用其光而已，身不與也。夫耳之

能聽，目之能視，鼻之能嗅，口之能嘗，身之能觸，心之能思，皆所謂光也。蓋光與物接，物有去而明無損，是以應萬變而不窮，殃不及於其身，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。

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

體道者無知、無行、無所施設，而物自化。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，則無所施設建立，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。

大道甚夷，民甚好徑。

大道夷易，無有險阻，世之不知者，以為迂緩，而好徑以求捷。故凡合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，皆欲速者也。

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。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貨財有餘，是謂盜夸。非道也哉。

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為事，夸以誨盜哉？

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祭祀不輟。

世豈有建而不拔，抱而不脫者乎？惟聖人知性之真，審物之妄，捐物而脩身，其德充積，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，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，故至其子孫，猶以祭祀不輟也。

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

身既修，推其餘以及外，雖至於治天下可也。

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天地外者，世俗所不見矣，然其理可推而知也。修身之至，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皆吾之所及知也，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，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？豈身可以身觀，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？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，以此。言亦以身知之耳。

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

老子之言道德，每以嬰兒況之者，皆言其體而已，未及其用也。今夫嬰兒泊然無欲，其體之者至矣，然而物來而不知應，故未可以言用也。

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

道無形體，物莫得而見也，況可得而傷之乎？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，由其有心也。故有心而後有形，有形而後有敵，敵立而傷之者至矣。無心之人，物無與敵者，而曷由傷之夫。赤子之所以至此者，唯無心也。

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作，精之至。

無執而自握，無欲而自作，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。

終日號而不嘎，和之至。

心動則氣傷，氣傷則號而嘎。終日號而不嘎，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。

知和曰常，

和者，不以外傷內也。復命曰常，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。知和曰常，得本以應萬物者也。其實一道也，故皆謂之常。

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

生不可益，而欲益之，則非其正矣。祥，妖也。

心使氣曰強。

氣惡妄作，而又以心使之，則強梁甚矣。

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益生使氣，不能聽其自然。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，則失其赤子之性矣。

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

道非言說，亦不離言說，然能知者未必言，能言者未必知。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，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，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。

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

可得而親，則可一得而疏。可得而利，則可得而害。可得而貴，則可得而賤。體道者均覆萬物，而孰為親練？等觀逆順，而孰為利害？不知榮辱，而孰為貴賤？情計之所不及此，所以天下貴也。

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

古之聖人柔遠能邇，無意於用兵，唯不得已，然後有征伐之事。故以治國為正，以用兵為奇。雖然，此亦未足以取天下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，唯體道者廓然無事，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。

吾何以知其然哉？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

人主多忌諱，下情不上達，則民貧而無告矣。

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

利器，權謀也。明君在上，常使民無、知無欲。民多權謀，則其上眩而昏矣。

人多仗巧，奇物滋起；

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仗，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。

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

患人之詐偽，而多為法令以勝之，民無所措手足，則日入於盜賊矣。

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

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，其無正邪。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，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

天地之大，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。蓋福倚於禍，禍伏於福，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。正之為奇，善之為妖，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，未始有正，而迷者不知也。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，而覽其終始，得其大全，而遺其小察，視之闕悶，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，各全其性矣。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，以耳目之所知為至矣。彼方且自以為福，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；方且自以為善，而不知

妖之起於其中。區區以察為明，至於察甚，傷物而不悟其非也，可不哀哉。

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知小察之不能盡物，是以雖能方能康，能直能光，而不用其能，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，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。

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治人事天，莫若嗇。夫惟嗇，是謂早服。早服謂之重積德，重積德則無不克，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莫知其極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

凡物方則割，廉則創，直則肆，光則耀。唯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，此所謂音也。夫音者，有而不用者也。世患無以服人，苟誠有而能音，雖未嘗與物較，而物知其非不能也，則其服之早矣。物既已服，斂藏其用，至於沒身而終不試，則德重積矣。德積既厚，雖天下之剛強，無不能克，則物莫測其量矣，如此而後可以有國。彼世之小人，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，一試不服，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，雖欲保其國家，而不可得也。吾是以知音之可以有國，可以有國，則有國之母也。

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《孟子》曰：盡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以音治人，則可以有國者是也。以音事天，則深根固蒂者是也。古之聖人，保其性命之常，不以外耗。內則根深而不可拔，蒂固而不可脫，雖以長生久視可也。蓋治人事天，雖有內外之異，而莫若音則一也。

治大國章第六十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

烹小鮮者，不可撓；治大國者，不可煩。煩則人勞，撓則魚爛。

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

聖人無為，使人各安其自然。外無所求，內無所畏，則物莫能侵，雖鬼無所用神矣。

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。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

非其鬼之不神，亦有神而不傷人耳#2。非神之不傷人#3，聖人未嘗傷人，故鬼無能為耳。

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，由上有聖人耳，故德交歸之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三竟

#1失德而彼仁：『失』原作『後』，據實顏本改。

#2 亦：原本作『非』，據實顏本改。

#3非：原本作『亦』，據實顏本改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四

眉山蘇轍註

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

大國者下流，

天下之歸大國，猶衆水之趨下流也。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靜勝牡

，
以靜為下。

衆動之赴靜，猶衆高之赴下也。

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

大國能下，則小國附之。小國能下，則大國納之。

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

大國下以取人，小國下而取於人。

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兩者各得其所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

道者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。

凡物之見於外者，皆其門堂也。道之在物，譬如其奧，物皆有之，而人莫之見耳。夫惟賢者得而有之，故曰善人之寶。愚者雖不能有，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，故曰不善人之所保。蓋道不遠人，而人則遠之。今誠有人美言之，則可以為市於世；尊行之，則可以加於人矣。朝為不義，而夕聞大道，妄盡而性復，雖欲指其不善，不可得也，而又安可棄之哉？

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

立天子，置三公，將以道救人耳。雖有拱璧之貴，駟馬之良而進之，不如進此道之多也。

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耶，故為天下貴。

道本在我，人患不求，求則得之矣。道無功罪，人患不知，知則凡罪不能汙也。

為無為章第六十三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

聖人為無為，故無所不為；事無事，故無所不事；味無味，故無所不味。其於大小多少，一以道遇之而已。蓋人情之所不忘者，怨也。然及其

愛惡之情忘，則雖報怨，猶報德也。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，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

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，是以聖人由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，難多而易少。至於難而後圖，大而後為，則事常不濟矣。聖人齊大小，一多少，無所不畏，無所不難，而安有不濟者哉？

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浮，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

。

方其未有，持而謀之足矣。及其將然，非浮而散之不去也，然猶愈於既成也。故為之於未有者上也，治之於未亂者次也。

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，是以聖人無為，故無敗；無執，故無失。

治亂禍福之來，皆如彼三者。積小以成大，聖人持之以無為，守之以無執，祕能使根自生，使禍自亡。譬如種苗，深耕而厚耔之，及秋自穰。譬如被盜，危坐而熟視之，盜將自那。世人不知物之自然，以為非為不成，非執不留，故常與禍爭勝，與福爭贅#1，是以禍至於不救，福至於不成，蓋其理然也。

民之從事，常於鸚成而敗之，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

聖人知有為之害，不以人助天，始終皆因其自然，故無不成者。世人心存於得喪，方事之微，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，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，則未有不以為敗之者矣。故曰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

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復衆人之所過。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

人皆徇其所歌以傷物，信其所學以害理。聖人非無歌也，歌而不欲，故雖歡而不傷於物。非無學也，學而不學，故雖學而不害於理。然後內外空明，廓然無為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待其自成矣。

古之警為道者章第六十五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

古之所謂智者，知道之大全，而覽於物之終始，故足貴也。凡民不足以知此，而溺於小智，以察為明，則智之害多矣。故聖人以道治民，非以明之，將以愚之耳。蓋使之無知無欲，而聽上之所為，則雖有過，亦小矣。

民知難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

吾以智御人，人亦以智應之，而上下交相賊矣。

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，亦楷式。能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吾之所貴者德也，物之所責者智也。德與智固相反，然智之所順者小，而德之所順者大矣。

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人，以其言下之；欲先人，以其身後之。

聖人非歆上人，非欲先人也，蓋下之後之，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。

是以處上而人不重，處前而人不害。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，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，其細也夫。

夫道曠然無形，頽然無名，充遍萬物，而與物無一相似，此其所以為大也。若似於物，則亦一物矣，而何足大哉？

我有三寶，保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

道以不似物為大，故其運而為德則亦悶然，以鈍為利，以退為進，不合於世俗。今夫世俗貴勇敢，尚廣大，夸進銳，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康退。此三者，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。

夫慈故能勇，

世以勇次為賢，而以慈忍為不及事，不知勇次之易挫，而慈忍之不可勝，其終必至於勇也。

儉故能廣，

世以廣大蓋物，而以儉約為陋，不知廣大之易窮，而儉約之易足，其終必至於廣也。

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

世以進銳為能，而以不敢先為恥，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，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，其終卒為器長也。蓋樸散而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。自樸成器，始有屬有長矣。

今捨其慈，且勇；捨其儉，且廣；捨其後，且先，死矣。

勇、廣、先三者，人之所共疾也。為眾所疾，故常近於死。

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以慈御物，物之愛之如己父母，雖為之效死而不辭，故可以戰，可以守。天之將救是人也，則開其心志，使之無所不慈，無所不慈，則物皆為之衛矣。

善為士章第六十八

善為士者不武，

士當以武為本，行之以怯，若以武行武則死矣。

善戰者不怒，

聖人不得已而後戰，若出於怒，是以我故殺人也。以我故殺人之。

善勝敵者不爭，

以吾不爭，故能勝彼之爭。若皆出於爭，則未必勝矣。

善用人者為之下。

人皆有相上之心，故莫能相為用。誠能下之，則天下皆吾用也。

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古之極。

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

主，造事者也。客，應敵者也。

不敢進寸而退尺。

進者，有意於爭者也。退者，無意於爭者也。

是謂行無行，

無意於爭，則雖用兵，與不用均也。

攘無臂，仍無敵，執無兵。

苟無意於爭，則雖在軍旅，如無臂可攘，無敵可因，無兵可執，而安有用兵之咎邪？

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者幾喪吾寶。

聖人以慈為寶，輕敵則輕戰，輕戰則輕殺人，喪其所以為慈矣。

故抗兵相加，一及者勝矣。

兩敵相加，而吾出於不得已，則有哀心。哀心見，而天人助之，雖欲不勝，不可得矣。

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

道之大，復性而足。而性之妙，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。聖人指此以示人，豈不易知乎？人能體此以應物，豈不易行乎？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，知且不能，而況行之乎？

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惟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

言者，道之筌也。事者，道之迹也。使道可以言盡，則聽言而足矣；可以事見，則考事而足矣。惟言不能盡，事不能見，非舍言而求其宗，遺事而求其君，不可得也。蓋古之聖人，無思無為，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，此則思慮之所不及，是以終莫吾知也。

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，

衆人之所能知，亦不足貴矣。

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聖人外與人同，而中獨異耳。

知不知章第七十一

知不知，上；不知知，病。

道非思慮之所及，故不可加。然方其未知，則非知無以入也，及其既知而存知，知則病矣。故知而不知者上，不知而知者病。

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既不可不知，又不可知。唯知知之為病者，久而病自去矣。

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

夫性自有威，高明光大，赫然物莫能加，此所謂大威也。人常息溺於衆，妄畏生死，而憚得喪。萬物之威，維然乘之，終身惴慄之不暇，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。苟誠知之，一生死，齊得喪，坦然無所怖畏，則大威燁然見於前矣。

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。

性之大，可以包絡天地。彼不知者，以四肢九竅為己也，守之而不厭。是以見不出視，聞不出聽，蕞然其甚陋也。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。彼知之者，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，則愀然厭之，欲脫而不得，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也，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。夫惟聖人不狹不厭，與人同生，而與道同居，無廣狹淨穢之辨，既不厭生，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。

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，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，恐人之有厭有慕也。厭慕之心未忘，則猶有畏也。畏去，而後大威至矣。

勇於敢章第七十三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，兩者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

勇於敢則死，勇於不敢則生，此物理之大常也。然而敢者或以得生，不敢者或以得死，世遂以僥倖其或然，而忽其常理。夫天道之遠，其有一或然者，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？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，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。列子曰：迎天意，揣利害，不如其已。患天道之難知，是以歷陳之也。

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

不與物爭於一時，要於終勝之而已。

不言而善應，

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未有求而不應者也。

不召而自來，

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。矧可數思，夫又誰召之哉？

禪然而善謀。

譚然舒緩，若無所營，而其謀度非人所及也。

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世以耳目觀天，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。有以善而得禍，惡而得福者，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。惟能要其終始，而盡其變化，然後知其恢恢廣大，雖疏而不失也。

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

民常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

政煩刑重，民無所措手足，則常不畏死，雖以死懼之，無益也。

若使人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

民安於政，常樂生畏死，然後執其詭異亂群者而殺之，孰敢不服哉？

常有司殺者殺。

司殺者，天也。方世之治，而有詭異亂群之人恣行於其間，則天之所棄也。天之所棄而吾殺之，則是天殺之，而非我也。

夫代司殺者殺，是代大匠斷。夫代大匠斷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非天之所殺，而吾自殺之，是代司殺者殺也。代大匠斷，則傷其手；代司殺者殺，則及其身矣。

民之飢章第七十五

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

上以有為導民，民亦以有為應之，故事多而難治。

人之輕死，以其生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

上以利欲先民，民亦爭厚其生，故雖死而求利不厭。

夫惟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

貴生之極，鈴至於輕死。惟無以生為，而生自全矣。

民之生章第七十六

民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萬物草木生也柔弱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

沖氣在焉，則體無堅強之病；至理在焉，則事無堅強之累。

是以兵強則不勝，

兵以義勝者非強也，強而不義，其敗必速。

木強則共。

木自拱把以上，必伐矣。

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

物之常理，精者在上，粗者在下。其精必柔弱，其粗必強大。

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

張弓上筋，弛弓上角，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。

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；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

天無私，故均；人多私，故不均。

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

有道者澹足萬物而不辭，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予人已愈多。非有道者，無以堪此。

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不處，其不欲見賢邪。

為而恃，成而處，則賢見於世。賢見於世，則是以有餘自奉也。

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其無以易之。故柔勝剛，弱勝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是以聖人言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正言合道而反俗，俗以受垢為辱，受不祥為殃故也。
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。

夫怨生於妄，而妄出於性，知性者不見諸妄，而又何怨乎？今不知除其本，而欲和其末，故外雖和，而內未忘也。

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

契之有左右，所以為信而息爭也。聖人與人均有是性，人方以妄為常，馳騫於爭奪之場，而不知性之未始少亡也。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，使之除妄以復性。待其妄盡而性復，未有不廓然自得，如右契之合左，不待責之而官服也。然則雖有大怨戀，將渙然冰解，知其本非有矣，而安用和之？彼無德者，乃欲人人而通之，則亦勞而無功矣。徹，通也。

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天道無私，惟善人則與之。契之無私，亦猶是也，惟合者則得之矣。

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小國寡民，

老子生於衰周，文勝俗弊，將以無為救之。故於其書之終，言其所志，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，而不可得爾。

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。

民各安其分，則小有村者，不求用於世。什伯之器，則財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。

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事少民朴，雖結繩足矣。

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

內足而外無所慕，故以其所有為美，以其所處為樂，而不復求也。

鄰國相望，雞犬之音相聞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。

民物繁夥而不相求，則彼此皆足故也。

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

信則為實而已，故不必美。美則為觀而已，故不必信。

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

以善為主，則不求辯。以辯為主，則未必善。

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

有一以貫之，則無所用博。學而日益者，未必知道也。

聖人無積，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#3。

聖人抱一而已，他無所積也。然施其所能以為人，推其所有以與人，人有盡而一無盡，然後知一之為貴也。

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聖人之道，為而一不爭。

勢可以利人，則可以害人矣。力足以為之，則足以爭之矣。能利能害而未嘗害，能為能爭而未嘗爭，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，而為萬物宗者也。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，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，故於終篇復言之。

道德真經註卷之四竟

#1與福爭贅：『爭』原作『生』，據寶顏本改。

#2以勇決：『以』原作『之』，據寶顏本改。

#3愈多：原本作『與多』，據寶顏本改。

道德真經註後序眉山蘇轍註

予年四十有二，謫居筠州。筠雖小州，而多古禪刹，四方遊僧聚焉。有道全者住黃蘗山，南公之孫也，行高而心通，喜從予遊，嘗與予談道。予告之曰：子所談者，予於儒書已得之矣。全曰：此佛法也，儒者何自得之？予曰：不然，予忝聞道，儒者之所無，何苦#1強以誣之。顧誠有之，而世莫知耳。全曰：#2儒佛之不相通，如胡漢之不相諳也，子亦何由知之？試為我言其略。予曰：孔子之孫子思，子思之書曰《中庸》，《中庸》之言曰：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

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此非佛法而何？顧所從言之異耳。全曰：何以言之？予曰：六祖有言：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方是時也，孰是汝本來面目？自六祖以來，人以此言悟入者太半矣。所謂不思善，不思惡，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。蓋中者，佛性之異名；而和者，六度萬行之總目也。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，此非佛法，何以當之？全驚喜曰：吾初不知也，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。予笑曰：不然，天下固無二道，而所以治人則異。君臣父子之間，非禮法則亂，知禮法而不知道，則世之俗儒，不足貴也。居山林，木食澗飲，而心存至道，雖為人天師可也，而以之治世則亂。古之聖人，中心行道，而不毀世法，然後可耳。全作禮曰：此至論也。是時予方解老子，每出一章，輒以示全，全輒歎曰：皆佛說也。予居筠五年而北歸，全不久亦化去，逮今二十餘年矣。凡《老子解》亦時有所刊定，未有不與佛法合者。時人無可與語，思復見全而示之，故書之《老子》之末。

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向題。

#1何苦：原本作『何若』，據寶顏本改。

#2全曰：此二字原在『子亦何由知之』后，據寶顏本改。